

鐵軍虎將繆培南

(本文插圖刊第44頁)

●繆培基

綺麗農村鍾靈毓秀

繆培南字育羣，是我的族兄，也是國民革命軍北伐戰役獲得「鐵軍」榮銜的第四軍虎將。對敵作戰時常任正面攻堅，以勇猛著稱。曾繼張發奎、黃琪翔為第四軍軍長。生於清光緒廿一年（一八九五）四月七日，卒於民國五十九年（一九七〇）五月九日，享年七十五歲。

關於育羣兄的家世、品性、操守、學識，和革命、抗戰諸戰功，報刊記載不多。民國七十七年秋天，族叔繆任樑律師將珍藏已四十年的「繆培南自傳」稿一冊，自臺北寄來美國加州寓所。這是有羣兄自撰並親繕的原本，彌覺寶貴。

茲經商得育羣兄旅港哲嗣樂民的同意，寄請王成聖教授審閱後，在大眾喜閱的「中外雜誌」公諸於世，為現代革命史、抗日史專家學者提供第一手資料。此外，尚有在「自傳」未詳述而為我個人所知的一些事實，亦乘此機會加以補充。據吾家族譜記載：繆族於宋朝居江蘇省蘭陵郡。衍真公出仕江西省處州（今贛州）郵鎮使。解職後，率二子卜居龍南城。傳至第七代聰四公

，考取宋朝舉人，移往江蘇崇明縣。旋值元兵南下，其子先寧公由崇明播遷至福建寧化縣。不久，又移居廣東惠州府歸善縣（今惠陽）。

元朝末年（一三六七）其子文智公由歸善縣遷至五華縣（原名長樂縣）長蒲鄉為開基始祖。他的第四子瑜公由長蒲遷居周潭鄉。後裔繁衍，分佈數村，歷代以農耕為業，傳至第廿世獻岑（炳麟）公，突現光芒。

獻岑公家住「圍中塘」村。後枕林木蒼翠的高山，前臨蜿蜒如帶的小河。平時水流潺潺，魚躍鸞飛。雨季山洪暴發，濁流洶湧，夾殘枝破竹滾滾而下，有如獅吼虎嘯。宅旁懸崖削壁，下有深潭。循半山迴環小徑緩步而行，清幽岑寂；惟聞鳥語蟲吟，彷彿置身仙境。

獻岑公聰穎異常，幼讀詩書，剛毅正直，樂於助人。多才多藝，精於修理鐘錶。鄰村之計時器遇損壞時，輒携往求助。獻岑公從不拒避，更不受酬，故鄉間同表敬重。我童年入水鑑村德國巴色會所辦的小學，每次由我家早禾田村行過獻岑公的書齋，都叩門請安，得其視同子弟，善言鼓勵。他有健壯的軀體，蓄美髯，喜騎馬，愛游

泳，氣宇軒昂，在農村中儼如鶴立雞羣。

完整嚴格軍事教育

獻岑公生五子，育羣兄居幼。七歲（一九〇二）起受父啓蒙。時值廢科舉、興新學，各地小學校紛紛設立。育羣兄奉父命入鄉間初小，繼升五華縣官立高等小學。十八歲（民元春）考入廣東陸軍小學（設黃埔）第六期，兩年畢業。廿一歲（民四）升入武昌南湖陸軍第二預備學校，次年冬結業。廿三歲（民六春）赴保定軍校「入伍生隊」充士兵，做各種勤務工作。半年期滿，升入保定軍官學校第六期。同學有薛岳、黃琪翔、鄧龍光、吳奇偉、李漢魂、余漢謀、繆培堃、李揚敬、徐景唐、錢大鈞、顧祝同等。張發奎則於黃埔陸小至武昌預備學校畢業後，因隨胡毅生在廣州水泥廠任職，負擔家庭與弟妹教育用費，而未能升入保定軍校。

育羣兄民國八年（一九一九）畢業時廿五歲。自民元入陸軍小學至是時共八年中受完整而嚴格的軍事教育。

畢業後，奉北京政府陸軍部分派至駐濟南的

段祺瑞(皖系)所屬「邊防軍」第二師第五團第三營第九連見習，六個月期滿。

民國九年二月委充原團第二營第五連少尉排長。嗣被選送往北京學習射擊專技。未完，直、皖兩系軍閥因爭奪政權而爆發戰事。育羣兄奉令回濟南原職。

民國九年六月隨軍北上，在德州附近對直系軍兩次作戰。是為他生平參加大小戰役三十三次時(受傷兩次)之序幕。皖系軍先勝後敗，停戰後撤回濟南整編。

育羣兄因部隊改編，乃於八月請假回鄉省親。十月赴韶關，隨次兄漢洲習牙醫，以謀自給。

獻身革命保衛元戎

民國十年元月粵軍第一師師長鄧鏗(仲元)

在廣州設「軍官教育班」以鄧演達為主任，調訓幹部。先兄培堃任第一師第四團第三營營長，向鄧演達舉薦育羣兄為上尉教官。五月該班結束，育羣兄奉委為師部直屬機關槍連(連長薛岳)上尉排長。不久，該連擴充為營(營長薛岳)，升任第一連上尉連長。

五月五日孫中山先生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設總統府於觀音山，組織政府，令鄧鏗成立總統府警衛團，派第一師參謀長陳可鈺為團長。該團轄三個營：以第一師直屬機關槍營編為第一營，薛岳仍任營長；師部直屬工兵營編為第二營，葉挺為營長；粵軍總司令部警衛游擊第廿七營編為第三營，張發奎任營長。警衛團負責護衛大總統。孫中山先生的任職。

南培繆將虎軍鐵

民十一年春粵軍總司令兼廣東省長陳炯明勾結北洋軍閥，陰謀背叛。六月十二日孫大總統在出師北伐，進軍江西之際得密報，乃由韶關大本營率薛岳、葉挺兩營回廣州坐鎮。十六日午夜陳炯明所部葉舉約一師之眾圍攻觀音山總統府。薛、葉兩營奮勇力戰一晝夜，護衛孫大總統與孫夫人宋慶齡微服脫險登永豐艦。卒以寡不敵眾，被包圍繳械。育羣兄避入民家，化裝逃出，回五華鄉居。

十一年八月警衛團第三營營長張發奎率部由始興山中返抵廣州；改編為粵軍第一師輜重營，力挽育羣兄為該營第三連上尉連長。自是以後，他與張發奎成為學生親密戰友。

國共分裂隨軍返粵

民十六年四月國民黨中央分裂，形成寧、漢兩個中央，兩個國民政府的對立。南京中央黨部五月組「清黨委員會」，通令全國肅清黨內的共黨份子。六月五日武漢國民政府解除俄顧問鮑羅廷職。七月十五日武漢黨中央通過取締共黨案。准許共黨人員退出政府各機關，令革命軍各部隊長官將共黨黨員一律遣去。至是，寧漢兩方對反共政策已趨一致。在此同時，武漢國府將第四軍擴編為第二方面軍。軍長張發奎晉升為總指揮，轄第四、第十一、第廿共三個軍。原任第四軍副軍長兼第十二師長黃琪翔升任第四軍長，所遺師長缺由副師長繆培南育羣兄遞補。

武漢黨政久在鮑羅廷操縱之下，各機關遍佈共產黨人，而汪兆銘又挾左派勢力以自重，利用

張發奎的第四軍為政治資本，與蔣介石爭奪革命黨政領導權。因此，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秘書長是高語罕，政治部主任兼黨代表是郭沫若，第四軍參謀長是葉劍英。此種佈局充滿矛盾衝突，顯示汪兆銘和中共都要掌握這一支革命武力。武漢政府「分共」令既下，第四軍遵照開始改組各級政治部，檢查宣傳品，禁止共產言論，反共形勢突趨緊張。

第二方面軍所轄第十一軍(朱暉日繼陳銘樞為軍長)第廿四師長葉挺奉周恩來密令，準備「起義」，聯合第二十軍長賀龍部隊由九江防地進駐南昌。八月一日清晨，葉、賀在南昌發動叛變，成立「革命委員會」及「蘇維埃政府」，高舉紅旗，佔領江西省政府各機關，收繳軍警槍械。(後來中共以是日為紅軍建軍紀念日)。

張發奎親率第四軍之第十二師(師長繆培南)，第廿五師(師長李漢魂)，與第十一軍之第廿六師(師長許志銳)由九江向南昌前進。八月七日到達時，葉賀部隊已離去經閩贛邊區南下，以佔領潮汕及粵東一帶為目的地。

汪兆銘由武漢親至九江與張發奎密商，為保衛革命策源地的廣東，令張發奎部疾趨廣州。

忠言逆耳禍起蕭牆

張總指揮領兵於八月十五日出發，沿贛大道向粵北前進。九月十八日軍次韶關，育羣兄向第四軍長黃琪翔建議四點：

一、注重軍中思想訓練，以免被共產邪說所欺瞞。

二、為保持本軍戰鬥力，部隊不可分散。
三、聯絡友軍，精誠合作。（指在粵的李濟深部隊）

四、站穩為民衆謀福利立場。

黃琪翔不納，且認為育羣兄頭腦太守舊，不夠前進。

大軍到廣州後，黃琪翔受左派人員包圍誘惑，竟羅致共黨份子，分發至各師任「政治指導員」。育羣兄認此舉為引狼入室，危害全軍，且與中央清黨與「分共」意旨大相逕庭。乃密報張總指揮發奎，請予制止，又不蒙採納。至是，育羣兄見共黨陰謀日顯，料不久將有鉅變，本人無法善處，故於九月底懇請辭去師長職。未獲准，育羣兄不顧，掛冠而去。

那時，第四軍各師分駐惠州、西江、江門。廣州僅留後方辦事處，無駐軍。

果如育羣兄所料，兩個月後，即十二月十日午夜，第四軍參謀長葉劍英與葉挺、彭湃乘廣州空虛，以「軍官教導團」為基幹，糾合農民、工人，號稱「紅軍」，在市區暴動，成立「蘇維埃政府」，攻擊軍警機關，焚燒民房商店，全市陷入恐怖中。張發奎、黃琪翔倉皇逃至珠江南岸，託庇於第五軍（軍長李福林）軍部，同時火速調回分駐東江、西江、江門之部隊回師廣州。經三晝夜之劇烈市街戰後，將「紅軍」撲滅。中共佔據粵垣的陰謀被粉碎，其攫取第四軍之統率權的企圖亦成幻夢。

率軍離粵血戰東江

共黨廣州暴動被平後，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與第四軍長黃琪翔自認疏於防範，致禍起蕭牆，而引咎辭職以謝國人。總指揮部撤銷，第四軍如何處理？高級將領會商決定：(1)繆培南對共黨陣謀有先見之明，且忠貞不移，能保持本軍團結，應力挽其回軍接任軍長；(2)國民黨中央已由分而合，成立統一政府，本軍應離粵北上，繼續參加北伐。(3)第一教導師長薛岳升為副軍長。

在接長第四軍以前，育羣兄主張：(1)取道北江，經贛西出長江轉赴南京，如此可避免與成守東江之中央軍及粵軍衝突；(2)不干預粵省政治。對此建議，張黃原表同意。不料，在大軍開拔前，受在香港的汪兆銘派政客包圍慫恿，忽然改令四軍向東江進發。

當時，為防阻葉賀紅軍窺粵而佈防的東江駐軍有第十一軍長陳銘樞（已復職）所屬蔣光鼐、蔡廷楷兩師、李濟琛統率的陳濟棠、徐景唐兩師（以上都是原第四軍精銳），及中央軍錢大鈞部隊。育羣兄雖分函各駐軍將領，說明行軍目的在赴南京，繼續參加北伐，但東江各部隊長仍疑懼第四軍企圖攫奪東江地盤，另有圖謀，故嚴陣以待，準備迎頭痛擊，將第四軍消滅。

民十七年元月育羣兄率五個師（吳奇偉、李漢魂、許志銳、鄧龍光、黃鎮球分任師長）由廣州出發，經惠州、紫金到龍川間，遭陳濟棠、蔡廷楷兩師截擊，展開劇烈戰鬥。第四軍許志銳師長陣亡，黃鎮球師長負傷。而自桂調來之桂軍黃紹竑部，與粵軍徐景唐師共二萬餘人復由紫金從後方跟蹤而至。第四軍分兵拒戰，勝負未決。育

羣兄不欲同室操戈，徒作無意義之犧牲，乃於一月十五日集結部隊於老隆，即日向贛省轉進，取道安徽北上。行軍兩個月，於三月上旬全軍到達長江南岸。育羣兄即赴南京謁蔣委員長報告，奉令將全軍開赴蘇皖邊區候命。此次東江戰役，第四軍傷亡重大，全軍輻重盡失。

大義凜然不爭權位

育羣兄秉性沈厚寡言，考慮週詳，務實固執，治事精細，深明大義，安分守己，對長官忠貞，對友朋誠信。毫無爭權奪位，或干預政治的野心。熟知「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哲理。

民廿五年六月，西南政務委員會主席兼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常委陳伯南（濟棠）將軍聯合李宗仁宣佈粵桂兩省獨立，脫離中央。自任「國民革命抗日救國軍第一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白崇禧為副總司令。十日以「動員抗日」為名，派軍入湘南。當時育羣兄任總部參謀長，兼第一教導師長，再三諍諫。陳將軍以大計已決，不採忠言。育羣兄乃辭卸本兼各職。第二軍副軍長李漢魂（軍長香翰屏）意圖倒陳擁育羣兄以代。育羣兄不從，且力勸阻。漢魂遂通電反陳，轉擁余漢謀，以收拾亂局。其後，且對人聲言：「育羣不受抬舉」。

是時，粵空軍飛行員四十人駕機飛往上海中央空軍基地，宣言服從中央政府。第一軍長余漢謀由韶關率部返粵垣，亦表示服從蔣委員長。七月十三日國府明令免除陳濟棠本兼各職，派余漢謀為第四路軍總指揮兼廣東綏靖主任。十八日濟

蒙以衆叛親離，愴然離羊垣赴香港。

粵局既定，廣西獨立未解決。軍政部長陳誠奉蔣委員長命，欲任育羣兄爲南路總指揮，率師討伐李宗仁。育羣兄不願在革命陣營中內訌，堅辭不就。

次年（民廿六）五月應第四路軍總指揮余漢謀之邀，出任參謀長。八月兼任廣州警備司令。日睹數名高級將領跋扈，難以相處，乃於任職一年後辭去本兼各職。

九月，抗日戰事如火如荼。軍政部長陳誠挽留羣兄出任總司令，指揮江西省南潯線軍事。育羣兄以無自己訓練的部隊可用，而婉詞推却。

民廿八年元月張發奎就第四戰區司令長官職，邀育羣兄任第六十五軍軍長。適余漢謀所率之第四路軍改編爲第十二集團軍。陳誠以余總指揮無作戰經驗，堅持以育羣兄爲總司令，育羣兄不願與漢謀爭奪權位而力辭，再懇發奎從旁向陳解說：「育羣爲人務實，不重名位，不必強其爲難。」陳始先發表漢謀爲總司令。

身經百戰治兵有方

民廿一（一九三二）育羣兄胃病復發，入珠江頤養園治療。利用休養時間，根據實際經驗，寫「治兵談話錄」，印發所屬幹部傳閱。此書分七十二節，計萬餘字。其導言如下：

「治兵之道，頭緒雖繁，然管理、教育、實爲首要。蓋軍隊者，乃集合多數知識不均等，氣質不相類之民衆而成，且初皆未諳軍隊生活。如

不善爲撫育，則反感叢生，即不陸續逃亡，而其精神散漫不振，亦必不能爲用。必須隨時考察士兵之心理與行動，誘導之，督責之，恩威並施，寬猛相濟，使其於不知不覺中積成習慣，視營伍爲家庭，仰法律如山岳，始足以言掌握。若平時治之不得其道，則人懷一心，意志各別，組織既如一盤散沙，統兵者雖有萬夫不當之勇，亦不足以言戰守也。余平日常言：治兵必須口到、眼到、手到、足到，如母雞之護其雛然。昔孫子亦云：「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此無他，所以喻統兵者之必須勤勞稠疊，愛護士卒耳。吾人可不拳拳服膺，身體力行乎？今將經驗所得，舉其關於管理、教育、訓練、保管、行軍、作戰各端之較重要而兵書所未詳者，彙成此篇，以與我同志同寅研討。論列雖多，概言之不外公、正、廉、明、誠、信、勤、慎、行而已。於此有須聲明者：(1)本篇乃依我國現時之軍隊實況而言。異日民智發達，生活改良，或實行徵兵制後，是否仍然適用，不可預知；(2)兵器改良與日俱進。將來從事國際戰爭時，則當變通研究，不能以此書刻板繩之；(3)本篇所述各節，雖有屬於個人私德者，然直接間接與軍旅有密切之關係，閱者慎勿以私德問題而忽之也。」

民廿八（一九三九）第四戰區開辦「黨政軍幹部訓練團」，育羣兄以第六十五軍長兼第九集團軍（總司令吳奇偉）副總司令身分應邀講學，以「我如何治兵？」爲題。他說：「古人主軍，有以恩與寬而成功者，亦有以威與嚴而成功者。

然，以恩與寬成者少，而以威與嚴成者多。故余主張寧可失之於嚴，不可失之於寬。惟遇事必先申明約束，不殺無辜，部屬有過，宜引入私室，勸以私誼，感以至誠，使勿再犯，此爲寓嚴於寬之方。余猶憶曩昔爲下級幹部時，凡事循循善誘，以身作則，親力親爲。及任團長以上，則效法人將將之道，授權次級主官，自居領導監督地位，廣其耳目，每週以會議方式檢討得失。如有缺點，即責令改善；若稍見成績，則藉外間或上級稱譽以鼓勵之。再有進步，則勉以保持令譽，督令舊官表率新官，舊兵表率新兵。此外，升遷必秉至公，財務必求公開。以故，治兵半生，所部無不心悅誠服，愛護團體，遇作戰時，咸能赴命却敵，視死如歸。凡此雖爲治兵經驗，然黨政機關亦可以此類推。」

息影香江久病成醫

抗日戰爭結束後，育羣兄於民國三十五年一月任聯合勤務總司令部第三補給區司令，成立司令部於廣州，負責補給兩廣軍事機關、部隊、糧服、械彈、金錢之需要，及日本侵略軍投降後所遺留軍用物資之保管。次年二月司令部裁撤，解除職務。五月轉任國府主席廣州行轅副主任，輔助先後主任張發奎、宋子文處理西南軍政及戡亂大計。公餘執筆寫成「自傳」。

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三月育羣兄對行轅主任宋子文的乖舛行爲極不滿意而辭職。雖不獲准，亦不再問公務。十二月宋子文去職，廣州行轅改爲廣東綏靖主任公署，以余漢謀爲主任。

育群兄應命為副主任，惟有職無權，徒享虛名。次年（一九四九）六月又辭職，賦閑廣州。

十月，國軍撤出廣州，國府再遷重慶，成都。育群兄於廣州淪陷前偕家人往香港九龍隱居。

早在一九二八年夏間，育群兄率第四軍在東南部大破張宗昌部隊，克復濟南後，駐防德州，所部奉命縮編為陸軍第四師，仍任師長，因胃病劇發，迭請辭職未准，即於十月自動赴滬治療，至次年（一九二九）三月始奉准卸除軍職，南下香港休養。

一九五〇年三月蔣總統在臺復職視事，派中央委員雷震、國民大會秘書長洪蘭友往香港挽留育群兄赴臺。育群兄以胃病未癒而辭謝。開始編著「醫學簡要」，經兩年，於一九五二年多完成。共十卷，廿五萬言。是秋，吳鐵城即蔣介石總統命到港，邀張發奎與育群兄往臺北任職，又以胃病懇辭，繼續研究醫藥。五四年冬，「藥性新編」脫稿，計五卷，共十二萬五千言，惜以上兩鉅著均未付梓。

育群兄自一九四九至五九年在港療養已滿十載。在此期間，督促家人從事家庭手工業以維持生計，親作穿珠工藝及養魚自娛。有時，本其潛心探討醫學心得，為親友診病處方。

將星隕落袍澤同悲

一九六〇年起，育群兄胃病宿疾復發，且患高血壓徵候。繼之，肺部功能失調，氣喘多疲，食欲遽退，骨瘦如柴，步履維艱。不久，腳腫、失眠，延醫診治，不見好轉，乃自開藥方進補。經

過三年之久，痰喘高血壓顯見痊癒，腸胃亦歸寧靜。至六六年脚腫再發，氣喘加劇，改用西醫未能奏效。六九年春各病併發。夏間入醫院，臥床七個月，不癒。回家，延用香港中西名醫，百藥無功。至七十年五月九日午夜辭世，彌留時神智清明，遺命火葬。享壽七十有五。

十四日在九龍殯儀館大殮，由張發奎將軍等八人扶靈出殯，蔣中正總統特頒「旂常著績」匾額，以褒育群兄革命、抗戰、戡亂的功勳。軍校同學，親密戰友，鄉賢舊好，共表悼念。

張發奎將軍輓聯云：

「征戰記當年，關河萬里，並轡馳驅。鋒鏑餘生，血淚寫成軍黨史。」

輿難丁此日，風雨一舟，同心匡濟。

英雄喪中道，江頭忍聽鼓聲聲。」

李漢魂將軍輓聯云：

「八年同學，七載同軍，靜勤奮勇推轂略；三月馳箋，五哀馳奠，感時撫事念彌陀。」

李惠堂「球王」輓聯云：

「動業仰當年，稱虎將，領鐵軍，逐鹿從龍，馳騁前驅同衛霍；山河待還我，振黎元，匡社稷，擒首

蕩寇，指揮若定失蕭曹。」

以上輓詞足為育羣兄生平品格、操守、動業寫照，亦可表達袍澤友好的哀思。

附：繆培南自傳

繆培南育羣兄一九四七年五月任廣州國民政府主席行轅副主任時曾撰「自傳」全文如後：

余家世居廣東五華縣周潭鄉既女一傳。歷代以農為業。傳至曾祖父，以勤儉興家，頗具衣食。卒以人丁卑微，為強鄰欺壓，致令先祖兄弟二人少年時代沿門托鉢。幸能善自為謀，克勤克儉，恢復家勢。以是廣延師友，淬勵家庭教育。雖無絕大成就，尚堪稱為知識義之門。

余少時，初蒙先父訓讀，十歲即成家室。翌年廢科舉，設新學。乃入鄉間初等小學。畢業後，繼入縣立高等小學。適武漢首義，革命軍興，風聲所播，人心惶惶。學校員生即無形解散。是時食指漸繁，家道業告清貧，自付再無上進之緣矣。忽聞革命成功，廣東陸軍小學繼續招考。遂於民國元年春負笈投考，幸蒙取錄。所有食宿書籍等費概由政府供給，無須家庭負擔。雖僅為將來進身之初階，無關輕重，究屬平生最為得志之時。惟在此肄業三年，以水土不服，自始即患腳氣。終以脫離斯校，始告全癒。行動固感不便，操作尤為痛苦。苟非立志堅定，與家庭環境之惡劣，幾何不中途而退者哉！

民國三年冬畢業後，升學於武昌陸軍第二預備學校。民國五年袁世凱稱帝。廣東同學受革命薰陶離校參加者大不乏人。余以學業未成，認識尚淺，誠恐徒然犧牲，無補於國家社會，乃繼續埋頭攻苦以底於成，是多畢業後，即入保定入伍生隊。在此六個月服務期間，所習者雖屬兵役勤務，但舉凡下級軍官之基本動作皆賴植基於此。期滿後，隨即升入陸軍軍官學校，為期半年，畢

業於民國七年之多。至是，學業始告完成。回憶求學時代雖忘乎歲月，不知其所學；然而，各階段教職員之待人接物，與夫帶兵、練兵、訓育等良規，則莫不盡納於胸，裨補於事業者實非淺鮮也。

畢業後，隨即奉派駐山東之邊防軍第二師步兵第五團第九連見習六個月。期滿後升充候補官。越二月，委充該團第五連少尉排長。旋奉命調北京黃寺射擊班補習射擊技能。未幾，直皖戰爭爆發，奉命仍復原職。甫抵濟南，即隨隊出發。初戰於德州南之黃河崖，繼戰於德州北之桑園。離軍行所至，勢如破竹，卒以友軍失利，結果仍回濟南改編，改編後即辭職南歸。

是時，適值粵軍由閩回粵。鄧故上將仲元先生為鞏固革命基礎，發揚革命精神，成立粵軍第一師於廣州，勵精圖治，積極訓練；並於民國十年春成立軍官教育班，以造就下級幹部。余奉委為該班上尉教官。第一屆訓練期滿後，適師部少校副官薛岳奉命成立機關槍連。余奉委為該連上尉排長。是年九月該連擴充成營，余奉委為該營第一連上尉連長。十一月改編為大本營警衛團第一營，隨總理北伐至桂林。十一年春改道北伐，復隨護總理至曲江、廣州。因陳炯明叛變，圍攻總統府，激戰一晝夜，護衛總理及孫夫人安全脫險後，卒以眾寡懸殊，外援不至，為叛逆繳械。事雖屬小，至可恥也。是年八月警衛團第三營長張發奎率該營回粵，改編為粵軍第一師輜重營，余奉委為該營第三連上尉連長。

十二年春總理遙領滇桂軍東下，克復廣州，

本營協助友軍與陳炯明部戰於三水河口，繼與陳德春部戰於台山縣屬之公益埠而解決之。是役，余之右耳受傷，兼旬而愈。是年夏，廣西沈鴻英部復叛。本營參加清遠城戰役，及圍攻肇慶城北兼旬，五月城下，本營擴充為粵軍第一師獨立團，余奉命升充中校團附。六月沈鴻英聯合北軍第九旅侵粵，本團奉命與之戰於曲江之大坑口，繼戰於英德獨石下，結果克復英德。七月余奉命調充該團第二營中校營長，而沈鴻英部復循西江東侵。本營與之戰於封川江口之虎皮山而擊潰之。戰事甫息，適東路軍許崇智部被圍於博羅。於是本團奉調東江，擊潰李易標部於博羅屬之楊村，追至河源縣城，與敵隔河對峙，旋以廻龍方面友軍失利，轉進至博羅屬之柏塘防守，卒以大勢已去，且戰且却，轉進至廣州。

十三年夏陳天太叛，本營奉命殲滅之於西江都城。後本團改編為粵軍第一師第一旅第一團。十四年春奉命東征，擊潰陳炯明部於河田、河婆、與寧。五月回師廣州，討伐劉震寰、楊希閔，復擊潰滇軍於龍眼洞、瘦狗嶺之間。是役余之膝部受傷，兼旬復原。九月本團改編為第四軍獨立旅，余調充軍部上校副官兼軍部肇慶辦事處主任。十一月獨立旅擴充為第四軍第十二師，余奉命調充該師副官長。

十五年五月調充該部第卅五團團長。六月奉命北伐，擊潰軍閥吳佩孚部於湖南醴陵、平江，湖北之汀泗橋、賀勝橋、武昌城，親擒吳佩孚之師長劉玉春。武昌已下，即奉命移師江西，復擊潰孫傳芳部於萬家隆、馬廸嶺間。

十六年一月升充本師副師長，代理師長職務。是年夏奉命繼續北伐，擊潰張作霖部於河南之上蔡城、逍遙津、臨潁城。七月升充第十二師師長，旋即凱旋回粵，以反對容共辭職。

十二月廣州遭共軍焚劫後，余奉委為第四軍軍長，率領所部道出東江，復任北伐。與陳銘樞、陳濟棠、錢大鈞等部發生誤會，戰於廣東屬之五華、就川後，即開關開赴山東，繼續北伐。

十七年夏擊潰軍閥張宗昌部於山東之台兒莊、藤縣、界首，追擊至河北省，北伐遂告成功。九月奉命改編，將第四軍縮編為第四師。十月以胃病日劇，辭職養病。

十九年一月奉委為第八路軍總指揮部中將總參議。

廿年一月調充總指揮部參謀長。九月奉命兼任第一教導師（即今之第一五九師）師長。

民國廿五年陳總司令濟棠離粵後。八月奉委為廣東第三軍區司令官。廿六年五月調充第四路軍參謀長。

廿七年八月調充廣東綏靖公署總參議。

廿八年四月奉委為陸軍第六十五軍軍長。六月奉委為第九集團軍副總司令兼六十五軍軍長。十二月日寇分兵經粵漢鐵路及廣韶公路北犯。余奉命指揮六十二、六十五兩軍拒止於粵漢鐵路之源潭、滘江口間，激戰六晝夜，敵不得逞。迨廣韶公路方面之敵侵至翁源新岡後，始奉命轉移兵力襲擊敵之側後，敵聞風先退，結果，追擊至從化屬之良口而返。

廿九年二月辭六五軍軍長職，代第九集團軍

總司令吳奇偉指揮潮、揭部隊抗拒日寇，及處理閩、粵、贛邊區事宜。旋奉委為粵、贛、閩邊區總司令之職，以胃病復發固辭，仍復第九集團軍副總司令原職。復以胃病未痊，不能任職，於卅一年五月調充軍委會中將高級參謀。

卅三年十一月調充廣東綏靖主任公署中將副主任，奉派東江行署，負剿匪抗敵任務。

卅四年五月日寇約一旅團由惠州經河源、和平北竄。余指揮第十二集團軍所屬之教導團及保安兩個大隊，拒止敵人於河源、和平間者旬餘。七月綏靖公署裁撤後，奉委為第七戰區東江指揮所中將主任。日軍投降後，九月廿日奉命接收惠州區日軍一零四師團之軍械物資。以日軍散駐各地，匪勢猖獗，兵力不敷分配，於十一月下旬始接收完畢。

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奉委為國防部後方勤務總司令部第三補給區中將司令，負兩廣軍事機關部隊之補給任務。三十六年二月奉命裁撤。在此一年又兩個月之中，承上峯之指導及袍澤之努力，尚稱無忝厥職。卅六年五月復奉命就任國民政府主席廣州行轄中將副主任之職。

自維半生戎馬，無補時艱。蒿目中原，烽烟未靖，不禁汗顏，惟是建軍建國時期百端待舉，居者行者其揆一也。今後益當固守崗位，秉承上官意旨，盡其棉薄，與諸同志共赴鶴的，以冀無忝職責而稍報國家於萬一。

計服務黨國幾三十年，前後參加大小戰役三十三次，受傷者二次。其間於民國廿五年七月奉頒北伐紀念勳章一枚，十一月奉頒三等雲麾勳章

一枚。廿六年奉頒陸海空甲種勳章一枚。卅一年八月奉頒甲種一等干城勳章一枚。卅四年一月四日奉頒四等寶鼎勳章一枚。卅五年十一月奉頒抗戰紀念章一枚。卅六年三月復奉頒忠勤勳章一枚。自身身受國恩，盡忠報國乃軍人份所應爾，何功勞之足道哉？復蒙獎賜有加，實云厚矣！

惟參加革命廿餘年，初以誤讀古書「君子不黨」，以為軍人唯一要求在乎盡忠報國，何必黨為？迨三復總理言論及遺著，與夫鑑於國共合作後，共產黨之凶焰日張，幾有取國民黨而代之之勢，始悟黨國之不可少，於是於民國十五年五月在團長任內即申請加入中國國民黨；同時開始與共產黨鬥爭，或暗為提備，或以言論抵拒，或以武力制裁，或以去就力爭。故能自申請入黨之日始，歷三十五團、十二師、第四軍，以至現在各任內，終未遭共產黨之毒計。惜四軍同仁不納忠言，致有民國十六年廣州赤禍之浩劫耳！然而奮鬥數年，並未奉頒黨證。至民國十七年北伐

完成，第四軍縮編為第四師後，始奉頒發，與念及此，亦令人浩嘆也！現值抗戰勝利，大敵已除，正我輩革命軍人發奮圖強之時。以往之工作乃軍人為國家民族救亡圖存應有之責任，有何成就之足道哉？惟環顧社會人士自私自利，敷衍塞責，甚至黨同伐異，不顧國家民族之利害也如故，則又不禁仰天而太息者也！

培南出身軍校，學無所長，受左氏傳做人做事之薰陶，與夫廣東革命軍人陳可鈺先生公、正、廉、明、誠、慎、行七字之感召，滌除一切嗜好，奉命維謹，考慮周詳，腳踏實地，沉着以赴事功，不拘拘於名利，惟黨國之是務；無畏難而苟安，惟職責之是盡。居恒無事，則靜坐以思，惟是律已待人失之太嚴，多令人畏，故交遊者鮮，此固人生之缺憾，亦天性之所使然。

今者，年過半百，體力不如少壯，衝鋒陷陣已非所長，而國恩未報，欲罷不能，惟有運籌帷幄，夾輔元良，以綏靖地方而鞏固國防耳。

中外文庫

詩聯新話

謝康博士著
定價柒拾元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字字珠璣，篇篇精彩，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母性文學、詠史詩，清詩派別。下篇：搢聯新話；有楊杏佛、吳佩孚、章太炎、康有為、陳布雷、馬君武、曾國藩、左宗棠、胡漢民、邵元冲、謝無量、丘逢甲、徐世昌、鄒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

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